

# 若雪家書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 出版

2010/03/16



## 目 錄

若雪照片	P. 2
編輯前言	P. 3
和平與希望：以巴問題簡介（李鑑慧）	P. 4-6
若雪父母的公開聲明2003.03.18	P. 7
若雪家書 (一) 2003.02.07	P. 8-12
若雪家書 (二) 2003.02.20	P. 13-14
若雪家書 (三) 2003.02.27	P. 15-19
若雪家書 (四) 2003.02.28	P. 20-21
若雪家書 (五) 2003.02.28	P. 22-24
若雪照片	P. 25
若雪家書 (六) 2003.03.11	P. 26
若雪家書 (七) 2003.03.12	P. 27-28
若雪·柯利的意義：尊嚴與團結（Edward Said）	P. 29-36
若雪童年照片	P. 37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死（陳真）	P. 38-40
捐款訊息	P. 40



(紀念若雪 1979-2003)

## 編輯前言

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是一位美國大學生，也是「國際團結運動組織」（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一個以非武力原則抵抗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國際團體）的一名志工。2003年3月16日，她在迦薩保護巴勒斯坦民房免於被鏟除時，遭以色列軍隊以推土機輾死。因為她的死，我們有機會閱讀到她在生前寫給父母的最後幾封家書。我們非常感動於她在家書中所流露的敏感、善意與助人的心，於是也就在這一年，我們成立了一個網站〈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提供巴勒斯坦、以色列和中東問題的中文資訊。我們希望能夠藉著這個網站，讓更多人瞭解巴勒斯坦人所面臨的處境及其在爭取自由及結束以色列佔領上所做的奮鬥。在這網站上，也收錄了我們所翻譯的若雪生前最後幾封家書和許多照片，另外也有一些海內外朋友為若雪所寫的文章或詩歌。

今天，在若雪過世七週年之際，靠著各方贊助，我們得以將若雪家書印製成這本小冊子，希望妳/你在閱讀之後若有所感動，也能開始探索若雪所欲引導我們認識的阿拉伯人民和壓迫著他們的國際強權政治，並且以行動紀念如若雪般單純、平凡的精神。

（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 <http://palinfo.habago.org/>）

## 和平與希望：以巴問題簡介

李鑑慧 2010. 02. 13

巴勒斯坦地區世居著阿拉伯人與少數猶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奧圖曼帝國結束對巴勒斯坦數世紀以來之統治，交由大英帝國託管。受帝國利益所驅，英國於1917年發表貝爾福宣言，允諾協助猶太復國運動於巴勒斯坦地區建國。

十九世紀末，猶太復國運動興起，視巴勒斯坦為猶太人歷史上之故鄉，鼓勵猶太人集體移民至此。一次大戰末期，猶太人口約佔此地之十分之一；此後，猶太人更加速移入巴勒斯坦，逐步竊佔原屬阿拉伯人之土地。

1947年11月，聯合國發表第181號決議文，將巴勒斯坦分割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兩區；在西方強權支持下，原本僅擁有此地約6%之土地、人口於此時僅佔當地三分之一的猶太人，卻獲得了55%的土地。

猶太人接受了聯合國所提方案，並於1948年宣佈建國。巴勒斯坦人和鄰近阿拉伯國家拒絕接受並發動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以色列系統性地將阿拉伯人驅離家園，製造了75萬難民。阿拉伯人稱之為「Nakba」（大浩劫）。聯合國於1948年通過第194號決議文，確認巴勒斯坦人之返鄉權。此決議文至今未落實。

1967年，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爆發「六月戰爭」。以色列戰勝，製造了大約30萬難民，並且將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約旦河西岸以及迦薩走廊兩地區佔領。聯合國於戰後隨即通過242號決議文，要求以色列撤出佔領區。此決議至今亦仍未落實。

自1967年佔領後，以色列除了對巴勒斯坦人進行全面經濟封鎖造成嚴重失業與貧窮問題之外，並剝奪其各項基本權利與生存資源，主要計有：

- 於佔領區建立屯墾區，移入大量猶太人口，分割巴人土地之完整性，並且佔據重要水資源與肥沃農地。
- 於佔領區內設下重重路障與檢查哨，限制巴人之行動自由，影響經濟、社會活動乃至學生之受教權與一般民眾之就醫權。
- 於佔領區境內設立長達七百公里的隔離牆，進一步侵占土地並且封鎖巴人之對外交通。
- 強佔水資源，剝奪巴人基本用水權，嚴重影響其農作灌溉。
- 系統性地強制拆除巴人住屋並破壞其農作物，持續製造境內難民。
- 非法逮捕、拘留或囚禁大量巴勒斯坦人，並剝奪其家屬探訪權。
- 2005年撤出位於迦薩之屯墾區後，對之進行海、陸、空全面封鎖，完全斷絕其對外交通，並且經常阻礙救援物資進入，使迦薩陷入嚴重人道危機。
- 對佔領區人口經常發動攻擊或進行非法殺戮。根據「以色列人權資訊中心」（B'Tselem）之統計，自2000年巴人第二次起義（Second Intifada）至2008年年底，以色列殺害巴人數目約近五千人。
- 2008年12月以色列再度入侵迦薩地區，造成逾1400巴人死亡、逾五千人受傷。

以色列的種種行徑，明顯違反各項國際法與國際人權公約，如屯墾區之建立即違反日內瓦第四公約第四十九條所規定的：

「佔據勢力不應將自己的平民人口遣送或遷徙至其所佔領的區域」。聯合國於1979、1980年所通過的452、465號決議文亦對此提出譴責。但在美國撐腰及其強大經援和軍援之下，以色列總是漠視聯合國各項決議以及國際社群的基本人道呼籲。

自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及2000年的大衛營和談，一直到2003年的和平路線圖等各項和平方案，以色列也都在美國庇護下，堅持單邊主義，忽略巴勒斯坦人意願，並規避各項和平重大障礙，包括難民返鄉權、屯墾區、耶路薩冷之地位等關鍵問題，終未能捎來和平，武裝衝突也因此不斷。

然而，國際上亦存在著一個日益活絡的社群，秉持著正義精神與人道關懷，持續關心著巴勒斯坦人之苦難與困境。這些團體和個人，除了在主流媒體封鎖下持續不懈地揭露中東強權政治與以色列違反人權之惡劣行徑外，許多人並親身進入巴勒斯坦地區，見證當地種種人權侵害，並給與各種醫療與物資援助，與之一同對抗以軍佔領，面對壓迫。

若雪與許多國際志工，跟隨著這樣一個組織——「國際團結運動組織」（ISM），進入迦薩的拉法（Rafah）地區，居住在當地阿拉伯人家庭之中，與之一同生活，一同經歷佔領生活下的恐懼與擔憂，並且努力將這一切傳播給外界知曉。2003年3月16日，就在美國侵略伊拉克前夕，若雪在企圖阻止以色列軍隊剷平巴勒斯坦人家園時，遭以軍以推土機蓄意輾死。

「和平曙光」之廉價形容詞，似乎早已成為歷來以巴和平進程之最大嘲諷，難以改變的強權邏輯和歷史之反覆總是讓人感到無奈與絕望，但若雪及世界各地如若雪者，卻依稀讓我們瞥見和平與希望。



## 若雪父母的公開聲明

克雷格和辛蒂柯利 (Craig and Cindy Corrie)

李鑑慧、王怡靜、陳真 譯

原載：英國衛報2003.03.18

我們仍處於悲慟，同時也仍在探究若雪在迦薩走廊之死的背後詳情。

我們教導我們的孩子能夠欣賞國際社會和家庭的美，我們對若雪能夠實踐她的信念而感到驕傲。對於不管住在何處的人類同胞，若雪都充滿了愛和責任感。她付出了她的生命，保護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

若雪在迦薩走廊時，寫了一些信給我們，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希望能夠用她自己的話，向媒體公開她的經驗。謝謝。

克雷格和辛蒂柯利

• Craig and Cindy Corrie

若雪家書（一）2003.02.07

譯者：李鑑慧、王怡靜、陳真

原載：英國衛報2003.03.18

嗨，我的朋友和家人，以及其他所有人：

來到巴勒斯坦已經兩星期又一個小時，我仍然不知道如何描述我在這裡所看到的一切。當我坐下寫信回美國時，特別難以回想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想，這跟我來自一個奢侈安適的世界有關吧？！

我不知道這裡大部份的小孩是否曾經生活在牆壁上沒有彈孔、沒有佔領軍在不遠處隨時監視著的日子。儘管我不是很確定，但我想，即使是這地方最小的小孩也都知道，世上其它地方的生活，並不是都和這裡一樣。

就在我來的前兩天，有一個八歲的小孩被一輛以色列的坦克車射殺了。很多小孩就常跟我說悄悄話，他們指著這男孩在牆壁上的照片給我看，說這個死去的小孩叫做阿里（Ali）。

這些小孩很喜歡幫我練習我很破的阿拉伯語，比方他們喜歡問我說：「Kaif Sharon？」、「Kaif Bush？」（誰是夏隆？誰是布希？），如果我用我的破阿拉伯語回答說：「Bush Majnoon」、「Sharon Majnoon」（「夏隆瘋了」、「布希瘋了」），這些小孩聽了就會一直笑。

當然，我並不是真的全然這麼想，一些會點英文的大人會糾正我說：「Bush mish Majnoon」...意思是說「布希是生意人」。今天我試著學會了「布希是個工具」這句話，但我想這麼翻譯也不太對。但不管怎麼樣，這裡有許多八歲的小孩，比幾年前

的我都還要清楚全球權力結構的運作。

然而，不管讀過多少資料，不管參加過多少會議，看過多少記錄片，聽過人家講過多少故事，都不足以讓我接受眼前所見的一切。如果不是親眼看到，你絕對無法想像這裡的狀況--但是，即便你親眼目睹了，你還是很難接受你所經歷的事是真實的。

以色列軍隊如果射殺了非武裝美國公民是很麻煩的；以色列軍隊摧毀了這兒的水井，但我卻有錢可以買水喝。當然，甚至我也能選擇離開這裡。我的家人不會開車在自己社區裡時，卻被大街盡頭碉堡裡發射出來的火箭砲給打死。在美國，我有個家，我可以自由地去看海，當我上學或上班時，我很確定在「馬德灣」（Mud Bay）和奧林匹亞（Olympia）市中心的半路上，絕不會有全副武裝的士兵在崗哨上攔阻我進行盤查，由他們來決定我是否能去做我正要做的事，或是決定我做完之後是否能回家。

這裡的小孩子或許知道美國小孩的父母不會被無故射殺，他們甚至還可以去海。但是，一旦一個孩子看過了海，住在一個把「有水喝」視為理所當然、半夜不會突然有推土機來摧毀水源的寧靜地方，而且可以有個晚上不必擔心被倒塌的牆壁所驚醒，知道世上有著從來沒有失去任何親人的人們；一旦這孩子體驗到世上其它地方的現實，一個不是被殺人碉堡、坦克車、武裝屯墾區和巨大鐵牆所圍繞的環境後，我懷疑這孩子是否還能夠原諒這個世界，原諒這個讓他整個童年的存在完全只是為了抵抗這個有著世界唯一強權撐腰的世界第四大軍事機器的屠殺和驅逐。這是我最近常在想的；我很好奇這些小孩如果真的知道這一切時，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我寫得有些雜亂無章，我補充一下，我現在是在拉法（Rafah）這個城市。這裡人口約有十四萬，其中六成是難民，許多是第二度或第三度成為難民。拉法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就已存在，但現在這裡大部分的人，如果不是他們本身，就是他們的上一代，是由他們的老家—歷史上的巴勒斯坦，也就是現在的以色列--被重新安置在這裡的。當西奈（Sinai）歸還給埃及時，拉法就被分裂為二。

目前以色列軍隊正在拉法、巴勒斯坦和邊界之間建築一個十四公尺高的圍牆，藉著鏟平民宅，沿著邊界開闢出一個無人地帶。根據「拉法難民委員會」（Rafah Popular Refugee Committee）的統計，目前已經有六百零二戶人家完全被夷為平地；半毀的房子，數量則更多了。

今天，當我走在過去曾經樹立樓房的瓦礫堆上時，有幾位在邊境另一頭的埃及士兵叫我「走開！走開！」，因為有一輛坦克車正朝我這裡開過來。然後他們又向我揮手，問我「妳叫什麼名字？」。這友善的好奇，反倒讓我有點不安。這讓我想到我們其實多多少少都只是對其他地方的小孩感到好奇的小孩。埃及的小孩會對著在坦克車道上的一個陌生女子叫喊；巴勒斯坦的小孩則是當他們從牆裡邊探頭看外面究竟發生什麼事時，就會被坦克車射殺；國際的小孩（指來自各國的非武力運動者）通常是站在坦克車前揮舞著旗幟。然而，以色列小孩卻是隱匿在坦克車裡，時而叫喊時而揮手。他們許多被迫來到這裡，當然，許多也頗具攻擊性，只要我們一走開，他們就會對著民宅開火。

在這裡，除了沿著邊界以及拉法和屯墾區之間的西部沿海地區隨時會有坦克車之外，街道盡頭處的一整條地平線上，更有

數不清的以色列防衛部隊的碉堡。這些碉堡有些是草綠色的金屬軍事建築；有些則有著奇怪的螺旋狀階梯，上面還覆蓋著網狀物做為隱蔽之用；有些則隱藏在地平線建築物底下。前幾天，就在我們跑去洗個衣服加上進城兩次懸掛布條的短短時間內，就又冒出了一個新碉堡。

儘管有些靠近邊界的地區中，有許多在拉法已經居住了一個世紀以上的家庭，但是，只有市中心那些在1948年建立的營區，才是奧斯陸協議規定交由巴勒斯坦控制的地方。至少在我看來，這裡很少、或幾乎沒有房子不是在碉堡的射程範圍內。當然，這意味著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免於阿帕契武裝直昇機的攻擊，也無法免於不時在整個城裡四處營營作響、肉眼不可見的飛機之照相監控。

我在這裡要知道外界的訊息有點難，但聽說伊拉克戰爭的危機節節升高，似乎難以避免。在這裡大家很關心的是「迦薩重新被佔領」這件事。迦薩每天都以不同的程度被重新佔領，但我想這裡的人更害怕的不是坦克車會進入幾條街，從社區一角掃射個幾小時或幾天後就撤出，而是害怕坦克車會進駐所有街道，然後就永遠停留在這裡。如果人們還沒有開始想到伊拉克戰爭將給整個地區帶來的後果，我希望大家能夠開始去思考。

我也希望你們能有更多的人來。這裡的國際人士一直只維持在五、六人之間。曾邀請我們至少以某種形式在場支持的地區包括Yibna、Tel ElSultan、Hi Salam、Brazil、Block J、Zorob和Block O等。另外，拉法郊區還有個井，也需要有人晚上去駐守--以色列在上個星期已經把附近兩個最大的井給摧毀了。根據市政水利局的說法，這兩個井提供了半個拉法城的飲水。

這裡許多社區都很希望能有國際人士晚上前來駐守，保護民宅不被進一步拆除。在這裡，晚上十點以後就很難行動了，因為以色列軍隊把街上的人都當成反抗運動者，一律射殺。很顯然我們的人數還太少。

我仍然相信，我的家鄉奧林匹亞如果能夠與拉法結為姊妹市，不但可以獲益良多，也可以提供許多幫忙。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教師和兒童團體透過伊妹兒表示對這個想法很有興趣，但這也只不過是我們可以通力合作的事之千萬分之一。

有許多人希望他們的聲音可以傳達出去，但我想我們需要使用國際人士的特權，讓這些聲音能夠直接傳向美國社會，而不是只靠如我一般的友善國際人士來滲透消息。我也正準備開始接受我想會是一個非常嚴格的訓練，學習人們如何在備受壓迫的不利環境下，如何進行組織和抵抗。

謝謝在美國的朋友傳來的消息。我剛接到一個朋友的報告，這個朋友在華盛頓的雪爾頓（Shelton）地區組織了一個和平團體。這個團體代表參加一月十八號在華盛頓首府的一場抗議。

這裡的人也會注意媒體報導；今天又有人告訴我說美國有大型示威，還有英國的政府也「面臨了許多麻煩」。所以謝謝大家沒有讓我一相情願地過於樂觀。我常很猶豫地跟這裡的人說，在美國也依然有很多人並不支持政府，並且有許多人開始向全球各種反抗榜樣學習。

我的愛要給大家、給我媽媽、給smooch、給fg、給barnhair、給sesamees，以及給林肯學校。還有，我的愛也要給奧林匹亞市。

若雪

## 若雪家書（二） 2003.02.20

媽媽：

以色列軍隊真的開始摧毀通往迦薩的道路，並且把兩個主要檢查站給關閉了。這意味著那些準備要到大學註冊的巴勒斯坦人不能去學校了，許多人也無法去上班，困在另一頭的人回不了家，明天要參加約旦河西岸一場會議的國際人士也不能去了。我們如果硬要利用白人的特權，或許可以獲得通融，但這仍然得冒著被逮捕或驅逐出境的危險，儘管我們並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

迦薩走廊現在被分成了三部分。這裡的人常談到迦薩地區的「重新佔領」，但我很懷疑這事會真的發生，因為對以色列來講，這麼做在地理政治上是很愚蠢的。我想更有可能的作法是，以色列會加強這些小規模的入侵，因為它們的傷害程度還不足以引起國際抗議；或許他們也會進行他們經常提起的「人口遷移」。

我將繼續留在拉法，沒有計畫北上。目前我是覺得還蠻安全的，而且，我想，如果有大規模入侵的話，最有可能的後果也只是被逮捕而已。現在以色列如果重新佔領迦薩，只會激起比夏隆在過去和平進程時所採行的暗殺手段與土地掠奪政策更大的反抗。夏隆的策略非常成功地在各地創造了許多屯墾區，緩慢且紮實地消滅了巴勒斯坦自治的可能。

這裡有很多好心的巴勒斯坦人百般照顧我。最近有了點小感冒，被餵了些很好喝的檸檬水當成一種藥。還有，那個持有我們所睡的井的鑰匙的婦人也一直問到妳。她完全不會說英文，

但她不時問到我媽媽--為了要確定我有打電話給妳。

愛你，還有爸爸、莎拉、克里斯和所有的人。

若雪



## 若雪家書（三）2003.02.27

媽媽，

我愛妳，實在很想妳。昨晚做了個恐怖的夢，夢到我們家外面有許多坦克車和推土機，妳和我都在家裡面。腎上腺素的作用，有時接連幾個星期讓我有一種麻醉感，但是，到了晚上或半夜，我又會突然害怕起來——這有點像這裡的生活現實。我真的很替這裡的人感到害怕。

昨天，我看到一個父親牽著他兩個很小的小孩，走到坦克車、狙擊塔、推土機和吉普車的視線範圍內，因為他以為他的房子就要被引爆了。珍妮和我陪同著幾位婦女以及兩個小嬰兒留在屋子裡。其實是我們翻譯錯了，讓這位父親誤以為他的房子就要被炸毀。實際上，以軍是要引爆附近一個可能是巴勒斯坦反抗運動者所埋下的炸彈。

星期天大約有150人被捕，然後就被拘留在屯墾區外。他們四周隨時有著槍砲對準他們；在一旁，坦克車與堆土機也不停地搗毀他們的25個溫室——這是此地300名居民所賴以維生的生計來源。

炸藥就在溫室的正前方——在坦克車可能還會返回的地方。當我想到這個父親以為帶著小孩站在坦克車前會比留在屋裡還要安全時，我就感到很恐懼。我真的很害怕他們會被射殺，所以我試著站到他們和坦克車之間。這樣的事每天都發生，但是這位看起來很憂傷的父親和他兩個很小的小孩，卻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或許是因為我覺得是我們的翻譯有誤，害他走出屋子。

妳在電話中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反抗於事無補，對於這

點，我想了很多。兩年前，拉法有六萬個工人在以色列工作，現在卻只有六百人可以到以色列工作，這六百人當中，許多人搬家了，因為從這裡到阿敘克隆（Ashkelon；一個以色列城市）的三個檢查站，過去只有四十分鐘的車程，現在卻可能得拖上12個小時或根本寸步難行。

還有，1999年被認為帶給拉法經濟成長的幾個來源，現在都已經完全被破壞了：迦薩國際機場跑道已毀，已經完全關閉，與埃及的邊界貿易通道被一個巨大的以色列狙擊塔橫阻；人們也無法再接近大海，往海的道路，在過去兩年內被檢查站和Gush Katif屯墾區所完全阻隔。

自第二次抗暴運動開始以來，拉法也有將近六百戶人家被毀，這些人多半與抵抗運動沒有關聯，只是不幸剛好住在邊界附近。我想，拉法在正式統計上，很可能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地區了。但不久之前，這裡還曾經存在一些中產階級。

我們也接到報告說，在過去，由迦薩運到歐洲的一些花草，在Erez關卡曾因安全檢查耽擱了兩個星期。妳想，已經離開土壤的花朵拖了兩星期之後，在歐洲怎麼還會有人買？所以他們也因此失去了這個花卉買賣的市場。之後，推土機進來，進一步摧毀了蔬菜農場和花圃。這裡的人還剩下一些什麼呢？如果你想得出來，請妳告訴我，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來。

如果我們之中任何人的生命和福祉完全被扼殺，只能跟小孩居住在逐步縮小的狹隘空間裏；再加上過去的經驗不斷告訴我們：士兵、坦克車和推土機隨時都會找上門來，然後摧毀我們不管已經照顧多久的溫室……而且在這一切發生的同時，我們連同其他149人都被毆打並拘留好幾小時—妳想，我們是不是

會試圖用一些或許更激烈的手段來保護我們僅有的一切？當我看到許多長期栽種與細心照顧的蘭花、溫室與果樹全被摧毀的時候，我特別會有這樣的念頭。同時我也想到妳，想到要讓一個東西生長是要花多長的時間，付出多大的愛和辛勞。我真的覺得，在類似的處境下，大部分人都會盡他們最大的能力來保護自己。我想克雷格叔叔會這麼做，或許奶奶也會這麼做，我想我也是。

妳曾經跟我問起有關非武力抵抗的事。昨天的爆炸，震碎了我住的這一家所有的玻璃。當時我正在喝茶，並且陪著兩個小嬰兒玩。此時此刻我有點不舒服，被這些面臨厄運的人給予不斷的甜蜜溺愛，我的胃因此覺得有點難受。

我知道，從美國聽到這些話，一定會覺得我太誇張。老實說，許多時候，這裡的人對我的那種純粹的善意，再聯想到他們的生命所遭受的種種明目張膽的蓄意傷害時，的確也讓我覺得周遭的一切彷彿都很不真實。我真的難以相信，地球上竟然會發生像這樣的事卻沒有引起世人更大的抗議。這事讓我感到很痛苦，就像過去一樣，每當我想到我們竟然能允許這世界是這副模樣時，我就覺得很痛苦。

我發現，跟妳談過這些事後，妳似乎並沒有完全相信我。我想，妳的不相信或許是好的，因為我相信獨立的批判性思考高於一切。我也知道，跟妳說話時，我也比平常較不注意要為我所做的每個宣稱提供證據，這主要是因為我知道妳會自己動手做一些研究。但這也讓我擔憂我自己所做的事。我之前所列舉的所有狀況，還有其它許多事，都構成了一種逐步的一通常是隱藏性但仍然是大規模的一剝奪或摧毀，摧毀一個特定族群存活下去的能力。而這就是我在這裡所親眼目睹的。

暗殺，火箭砲攻擊，以及對孩童的射殺等等，這些都是殘暴的行為，但是，若只將焦點放在這上面，我害怕人們將會對整體脈絡缺少理解。這裡的絕大多數人，即使他們有經濟實力可以逃走，即使他們事實上很想一走了之，放棄在自己土地上的抵抗，他們也無法離開，因為他們甚至沒辦法進入以色列申請簽證，而且他們要前往的國家也不會允許他們入境（包括我們的國家和阿拉伯國家）。

那就好像把一群人給關在籠子（迦薩走廊）裡一樣，然後把他們的生存依靠完全摧毀，我想這就是所謂「滅種」吧。即使他們可以出去，這仍然可以稱為滅種。或許妳可以查查國際法對於滅種的定義，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我希望以後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這一切。我不喜歡使用含有太多意義的字眼，這點妳應該很了解我。我很珍惜字眼，我只是想把事情說清楚，然後讓人們自己去做判斷。

越扯越遠了，其實我只是想寫信給我媽媽，告訴她我正目睹一個長久以來暗中進行的滅種暴行。我真的很害怕，這些事使我開始懷疑起我對「人性本善」的根本信念。這一切應該被制止。我想，如果我們能拋棄我們所擁有的一切，甚至奉獻生命來制止這一切，那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做法；我不再認為這是偏激的。我的確仍然渴望隨著 Pat Benatar 的音樂翩翩起舞、渴望交男朋友以及畫些好笑的漫畫給我的同事看，但我也同時想要制止這些惡事。失去對人的信任和恐懼正是我現在所感受到的。失望！我真的很失望這竟然是我們所參與建造的世界的底層現實，這完全不是我當初來到這世上時所想要的，這也不是這裡的人民當初來到這世上時所要求的，這更不是妳和爸爸當初決定要生我時所希望我來到的世界；這也不是我以前看著卡碧圖湖（Capital Lake）時所說的「這就是我所要的開闊世界，

我要進入這個世界」時所指的。我並不是要進入一個我或許可以毫不費力地過著舒服生活的世界，卻全然不知道自己其實也參與了滅種的暴行。這時外頭又傳來更為巨大的爆炸聲。

當我將來從此地歸來時，很可能會噩夢連連，我會一直對於自己沒有能繼續待在此地而感到愧疚，但我想我能把這樣的愧疚轉化為更多的工作。來到這裡，是我生平做過最美好的事之一。因此，如果我聽起來有些瘋狂，或是以色列軍隊萬一打破他們「不傷害白人」的種族歧視傾向時，請清楚地將它解釋為我正處於一場事實上我也間接支持了的滅種暴行，而我們的政府應負起最大責任。

我愛妳和爸爸，很抱歉我發了許多牢騷。好了，就寫到這裡，因為有個奇怪的男生在我身邊，剛剛給了我一些豆子要我吃，我得跟他說謝。

若雪

## 若雪家書（四）2003.02.28

媽，謝謝妳回我的信。能收到你或其他關心我的人的片語隻字，對我真的有很大的幫助。上次寫信給妳後，我跟我的同伴們大概失去了十個小時的聯繫。這段時間，我在前線海撒朗（Hi Salam）這地方的一戶人家看電視，她們弄晚餐給我吃，他們家也有電視。但是，他們家前面的兩個房間都不能用了，因為炮彈貫穿了整面牆壁，因此他們一家人一小孩三人和父母兩人一都睡在父母的房間。

我跟他們最小的女兒靠一起睡在地板上，她叫做伊曼（Iman），我們共用幾條毯子。另外我也教他們的兒子一點英文作業。今天大家一起看電視，電視上在演「寵物墳場」（Animal Cemetery）這部片，我覺得這片子粉恐怖，而他們看到我這麼害怕，好像都覺得很好笑。

星期五是假日，當我起床時，他們正在看阿拉伯語配音的「熊寶寶」（Gummy Bears），所以我跟他們一起吃早餐，多坐了會兒，跟這一家人一起快樂地窩在一團被單裡，一起看這個很像是我們平常週六早上都會有的卡通片。

之後，我走了一段路到巴濟爾（B'razil）這地方。這裡就是尼達（Nidal）、曼索（Mansur）、阿嬤、拉法特（Rafat）和這大家庭的其他人全心接待我的地方，他們對我真的的非常好。（對了，順便跟妳講一件事，前幾天，阿嬤比手畫腳用阿拉伯語訓了我一頓，她比出許多吞雲吐霧的動作，並一直指著自己的黑色披肩。後來我聽懂了，所以就請會聽英文的尼達跟阿嬤說，我媽媽一定會很高興這裡有人跟我警告說吸煙會使我的肺變黑。）另外，我也認識了他們從努薩拉特（Nusserat）

難民營來的嫂子，也跟她的小嬰兒玩。

尼達的英文一天比一天好。他是這一家人中唯一一個會用英文叫我「姐姐」的人。他也開始教他阿嬤用英文「哈囉，妳好嗎？」跟我問好。在這裡，妳總是能聽到坦克車和推土機的聲音來來去去，但是，這一家人，不管是跟我或他們彼此之間，卻仍然如此愉快地相處著。當我和這些巴勒斯坦的朋友在一起時，我都比較安心，但是，當我扮演一個人權觀察員或非暴力抵抗者的角色時，我心裡就充滿了恐懼。

這一家人的例子，教導我在一種長期的惡劣環境下如何自處。我知道這樣的一種環境對他們的折磨，甚至終究會毀了他們，但我很驚訝，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他們仍然那麼有尊嚴地活著—歡笑、慷慨以及美好的家庭時光，抵抗著那些施加於他們生命之上如此不可思議的恐怖，抵抗著無所不在的死亡威脅。

今天早上我的胃感覺比較舒服了。我花了許多時間寫那些我所親身體驗、人性所能做到最為邪惡的極限，描寫我對這些邪惡的事的沮喪，但是，我似乎也應該說，我同時也發現了人類所擁有的另一種力量和基本能耐。這個力量，使我們在那最淒慘的環境中仍然可以像個人那樣地活著。這是我之前從未體驗過的，我想，這就是所謂「尊嚴」吧？！我很希望妳能認識這些人，或許，真會有那麼一天。

若雪

## 若雪家書（五）2003.02.28

（接續若雪在2月28號寫給她母親的信）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應該可以看到一個巴勒斯坦國或是一個民主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國」。我想，巴勒斯坦的自由，將可以帶給在世界各處奮鬥的人們巨大的希望，我想這也會給在中東地區對抗美國所支持的獨裁政權的阿拉伯人無以形容的鼓舞。

我也很期待能夠有越來越多像妳我一樣享有各種優勢的中產階級，越來越能察覺到這個支撐著他們的「優勢」的結構，然後開始去支持那些無法享有優勢的人來瓦解這些結構。我也期待能夠有越來越多像2月15號反戰遊行那樣的日子；期待見到公民社會的集體覺醒，表達出普遍的良知、不願受壓迫的意志，以及對別人痛苦的憐憫。

我期待見到更多如馬特葛蘭特（Matt Grant）、芭芭拉薇佛（Barbara Weaver）以及達爾努斯（Dale Knuth）這樣的老師，啟發更多美國小孩做出批判性的思考。我期待見到已然開始的國際抵抗運動，能夠豐富我們對各種問題的分析，並帶來不同團體間的對話。我期望剛開始學習這些事情的人們，可以發展出更好的技巧，讓我們在民主的結構下從事這些工作，並且矯正我們自己的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異性戀歧視、年齡歧視和能力歧視，然後得以更有效地推展工作。

還有一件事，是有關公眾抗議。幾星期前，這裡有個抗議活動，大概只有150人參加。每次當我組織活動或是參加抗議時，我總是很擔心活動令人失望：怕人數太少，會很尷尬，而且也會招來媒體嘲笑。



許多活動的確人很少，媒體也總是語帶嘲諷。這個週末，我們結束了這150人的抗議活動後，被邀請去參加一個大約兩千人的抗議。雖然這也僅是一個很小的抗議，當然也沒有引起全世界媒體的注意。可是，在一些地方，「拉法」已經引起阿拉伯國家以外的媒體注意。比方說柯林（Colin）在西雅圖的一次抗議中，舉了一個用英語和阿拉伯語寫成的「奧林匹亞對伊拉克和拉法的戰爭說不」的標語。他的照片被這裡一個叫穆罕默德（Mohammed）的男孩放到他「今日拉法」（Rafah-Today）的網站上。很多地方的人應該都看到了這些照片。

我想到葛蘭（Glen）這十年來每逢週五，身上就會掛著一個寫著伊拉克禁運造成孩童死亡人數的牌子站在街口。有時只有一兩個人參加他的行動，路過的人都覺得這些人瘋了，對他們百般嘲弄羞辱。可是，現在，每個星期五晚上已經多出了許多人。

第四街的路口現在經常擠滿了抗議人潮，很多路過的人都會向他們按喇叭、揮手，或是比大拇指讚美。他們先打下了一個基礎，讓別人可以跟在後面做些事。當他們被羞辱時，他們卻讓其他人更願意寫一封讀者投書給報社，或是跟隨在抗議隊伍後面，或是做一些比站在路邊宣告伊拉克孩童死亡人數較不尷尬的事。

知道妳正在做的事，讓我感到比較不那麼孤單或沒用或被人所忽略。那些喇叭聲和揮手是有用的，那些圖片是有用的，柯林是有用的。國際媒體以及我們的政府不會跟我們說我們做得很有效、很重要、很有道理、很有勇氣、很有智慧或非常難得，因此我們必須相互打氣，而其中一種方式就是持續地讓人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工作。

佔有相對優勢的美國人應該理解這一點，那些沒有優勢的人，無論如何都會持續這項工作，因為他們是在為他們的生命奮鬥。我們可以與他們一起努力，跟他們一條心；或者我們也可以讓他們孤軍奮鬥，然後讓他們來詛咒我們之幫兇行徑。我倒是不曾感受到這裡有誰會詛咒我們這幾個人。

我常感覺，特別是這裡的人，似乎關心我們的舒適和健康遠遠多於關心我們為他們所冒的生命危險，至少我遇到的情形是這樣。他們在槍林彈雨和不斷的轟炸中，竟然常常還試圖著要送很多茶水和食物給我。我愛妳。

若雪



( 21歲的若雪 )

## 若雪家書（六） 2003.03.11

（若雪父親給若雪的信）

若雪，

提筆寫信給妳很難，所以我通常就不寫了，但我無法不想到妳。每天午餐時，我的朋友可能會被我弄得很煩，因為我不斷給他疲勞轟炸，談我心裡的恐懼。我很恐懼妳的安危，我想我的恐懼並非沒有道理。我很以妳為榮，感到非常驕傲，但是，就像堂蘭佛特（Don Remfert）所說：我也許「倒不如去為別人的女兒感到驕傲」。

為人父者就是這樣：我們怎麼可能讓自己的小孩去承受那麼多的威脅，或見識那麼多的痛苦--不管她年紀多大，不管她多麼勇敢，不管她做的是多麼有益於世人的事。或許妳會說（的確妳也曾經這麼說），我這樣子等於是把頭給埋在沙子裡，如此眼不見為淨是不對的。但我也跟妳說過，我是要把「妳的」頭給埋在沙裡，希望妳不要再去管這些事；這兩者是不一樣的。很痛苦，在這一點上我改變不了。我愛妳，請妳要小心照顧自己。

父親

## 若雪家書（七）2003.03.12

（若雪給父親的信）

嗨！老爸！謝謝你寫信給我。我好像都只給媽媽洗腦，但我想她應該也會把一些東西轉述給你才知道才對，希望沒有把你冷落了。請不要太為我操心，我現在只擔心我們似乎沒有好好發揮力量。我並不覺得非常危險，拉法這地方最近感覺還蠻平靜的，或許是軍隊正忙著入侵北方。掃射和毀壞民宅的事當然還是有，這禮拜就我所知就死了一個，但沒有更大規模的入侵。不過，如果伊拉克戰爭爆發，這裡會變成怎樣，那就很難說了。

謝謝你多做了一些反戰的工作。我知道那並不容易，尤其你在那裡做會比我在這裡做更困難。我很有興趣跟夏洛特那位記者談談一告訴我要怎麼做才能加快此事的進展。

我最近在想將來離開以後要做些什麼的問題，也在想什麼時候離開這裡比較好。經濟上，我想可以待到六月沒問題。我是很不想現在就回家，但我還是得回去把車庫裡的東西給清出來，同時我也需要和朋友分享我在這裡的經驗。

另一方面，我既然已經橫跨大海，很希望能夠在海的一頭再多留些時候。我考慮是不是試著找份教英文的工作--也很想下決心把阿拉伯文學好。有位朋友邀請我回去的時候順便去瑞典找他，我有省錢的方式可以去。我希望在我離開拉法之前，能夠安排好將來如何再回到這地方來。

我們團體有個核心成員明天得離開。看著她跟這裡的人說再見，讓我明白，原來離開這裡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因為這邊

的難民不像我們可以隨時走掉，這也使得事情變得更複雜。事實似乎很明顯，他們也的確都不敢保證在我們將來再度回到此地時他們還活著。我很不想對這地方擁有這樣的一種很深的愧疚感：輕鬆地來，輕鬆地走，然後一去不回。我並不想這樣，我覺得我們應該對某個土地的人與事懷抱著一種篤志的奉獻，所以我計劃一年後再回到這裡。

現在最有可能的做法是，在我回來的途中先在瑞典停留幾個星期—我可以換機票，然後從巴黎坐到瑞典再坐回來，這樣大概一共只需花150美元。我知道應該試著和巴黎的家人聯繫，但我現在真的不想這麼做，我怕我只會一直生氣，旁邊的人恐怕也會覺得沒意思。而且，這麼快就回到富裕的生活，也會讓我無時不感到一種階級的罪惡感。

如果你對我將來該做些什麼有什麼想法的話，請你跟我說。我非常愛你。如果你覺得這樣做會使你感覺比較好的話，你可以假裝我只是去參加某個營隊或是去夏威夷某個小島上學習編織。我有時候也都是這麼想，我會讓自己陷入一種幻想，彷彿自己只是在演一部好萊塢電影，或是身在米高福克斯（Michael J. Fox）主演的一場喜劇中。所以呢，看你覺得怎麼想會讓你感覺比較好，我都很樂意配合演出。

隨信附上許多愛，給我老爸。

若雪

## 若雪·柯利的意義：尊嚴與團結

The Meaning of Rachel Corrie : Of Dignity and Solidarity

作者：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

譯者：王怡靜、李鑑慧

原載：Counter Punch, 2003.06.23

五月初我人在西雅圖演講，在那裡我會見了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的父母和姊姊。他們尚未從若雪的死亡中恢復平靜；若雪於3月16日在迦薩被以色列推土機碾壓致死。若雪的父親告訴我，他自己曾駕駛過推土機，然而這輛刻意殺害他女兒的推土機卻是一輛重達60噸的巨獸，由Caterpillar公司特別設計用來摧毀房屋的機型，遠遠大過任何他所看過或駕駛過的推土機。

若雪之所以被殺害，是因為她當時正在拉法試圖保護一棟巴勒斯坦平民的房屋不被剷平。在我短暫拜訪若雪的家人後，有兩件事深深烙印在我心頭。一是若雪的家人告訴我有關他們將若雪的遺體帶回美國後的事。他們回到美國後，隨即尋求該州參議員的協助，這兩位分別是 **Patty Murray** 和 **Mary Cantwell**，均為民主黨籍。若雪的家人將事件發生經過告知參議員，如所預料，她們表達了震驚和氣憤，而且也允諾對此事進行調查。

然而，這兩位議員返回華府後，若雪的家人卻再也沒有接到任何消息，之前所答應的調查行動也從未付諸實現。不令人意外，以色列強大的遊說力量告訴了她們什麼才是現實，這兩位議員也因此藉故推託。一位美國公民被美國的忠實伙伴兼附庸國的士兵蓄意地謀殺，官方不僅不屑一顧，連原先答應若雪家人應有的基本調查都沒有。

不過，對我來說，若雪的故事真正打動我的是她的行為所展現的勇敢與尊嚴。若雪出生成長於位在西雅圖南端六十英哩處的小城—奧林匹亞（Olympia）。她加入國際團結運動（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簡稱ISM），並前往迦薩幫助那些她未曾謀面的受苦民眾。她寫給家人的信，讓我們見證了她平凡的人性，使人讀了既不忍又感動。尤其是她描述了她所遇到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地關心她，把她當成他們的一份子；她和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分享生命中的歡樂與憂愁。

此外，她也描述了以色列佔領下的恐怖，即使是年紀最小的孩子也深受影響。她同時體認到這群難民的命運，因為她認為以色列政府所作所為的最終意圖是將這群人逼到絕境，以消滅整個種族。令人感動的是，她的作為鼓舞了一位拒絕服兵役的以色列後備役軍人丹尼，他寫信告訴她說：「妳做了一件好事，我很感激妳所做的一切。」

若雪的家書在她死後不久被刊登在英國衛報（Guardian），而閃耀貫穿這些信的內容則是巴勒斯坦人英勇的反抗行為；一群平凡人陷落在如此恐怖的處境中，忍受著痛苦和絕望，卻仍然努力求生存。

我們近來聽到無數有關中東和平路線圖以及和平計畫的消息，但我們卻忽視了一項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即使美國和以色列聯手集體懲罰巴勒斯坦人，他們仍拒絕屈服或投降。也正因為這令人感到鼓舞的事實，也才有今天的中東和平路線圖和其他無數的和平計畫。這絕不是因為美國、以色列和國際社會基於人道因素，終於體認到殺戮和暴力必須被遏止。

儘管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或有其缺點及失敗處，但我們若拒絕



正視這抵抗的力量（我不是指自殺炸彈攻擊，這只是有害無益），我們將會錯失一切。對猶太復國運動來說，巴勒斯坦人永遠是個問題，而他們猶太人所謂的解決方法，只是想淡化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以色列的官方政策—不管夏隆使不使用「佔領」這個字眼或者他是否摧毀了一兩座生鏽無用的塔—都一再表明他們否認巴勒斯坦人存在的事實，更不願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一再被以色列侵犯踐踏。這些年來，儘管有少數勇敢的以色列人試圖面對這段被隱瞞的歷史，然而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和美國猶太人只想努力地否認並忽視巴勒斯坦人的現況，這也是為什麼和平會遙遙無期。

再者，路線圖裡完全沒有顧及到正義或者數十年來歷史加諸於巴勒斯坦人的懲罰。然而，若雪在迦薩所做的奉獻正是告訴我們，巴勒斯坦人應被視為一個具有嚴肅且豐富之人民生活史的國家團體，而不只是一群貧困的難民而已。這也是若雪為何選擇和他們一起奮鬥的原因。我們更應謹記，類似若雪的團結行為已不再侷限於某時某地一小群勇敢的靈魂，它已被世界上許多人所認同。在過去的六個月來，我在四大洲進行演講，數以千計的聽眾之所以聚集在一起，正是因為他們關心巴勒斯坦，而不管他們的敵人如何處心積慮地譏諷他們，巴勒斯坦人民的掙扎奮鬥歷程已經是解放和啟蒙的代名詞。

一旦我們體認到這些事實，世人即會認同並團結聲援巴勒斯坦人爭取正義之行動和抗爭。例如，今年幾場世界政治光譜中具標竿地位的會議，如巴西榆港市（Porto Alegre）的反全球化會議，瑞士達沃斯（Davos）和約旦安曼的會議中，巴勒斯坦都是會議討論主題。

在美國，我們的民眾被媒體餵食充滿惡劣偏見、無知且錯誤

的資訊。媒體總是將自殺攻擊的恐怖描繪得淋漓盡致，卻從未提及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暴行，而以色列正在建造的25呎高、5呎厚、350公里長的「種族隔離牆」卻從未出現在CNN或其他電視網的新聞畫面中（或者只有在提到那蒼白貧乏的中東和平路線圖時才隨口提及）。

戰犯罪行，毫無來由的破壞和羞辱，以及種種暴行所導致的身體傷殘，房屋被毀，農作物遭破壞，甚至人命的傷亡等等，這些巴勒斯坦平民所必須承受、日復一日的磨難，媒體卻完全沒有呈現在世人面前。這也難怪大部分的美國人都看不起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畢竟所有的主流媒體，從左派自由份子到極端右派人士都毫無異議地反阿拉伯、反回教徒、反巴勒斯坦人。我們只要看看在醞釀攻打伊拉克這場非法且不公義的戰爭期間媒體怯懦的表現，就可略知一二。幾乎也沒有媒體報導聯合國禁運措施對伊拉克社會所造成的巨大傷害。

另外，世界各國風起雲湧的反戰浪潮，媒體也鮮少報導。唯一的例外可能是記者海倫·湯瑪斯（Helen Thomas）在開戰前曾質疑「伊拉克會對美國造成急迫軍事威脅」這個粗暴的謊言和「精心調配」的「事實」。同樣地，這批捏造和操縱有關大規模毀滅武器「事實」的政府文宣打手，在媒體熱烈討論事實上乃由美國一手造成的伊拉克人民慘況時，這批文宣打手的罪行，卻被媒體所刻意脫罪或甚至從不置一詞。哈珊的確是個殘暴的統治者，然而他在位時，伊拉克人民卻得以享受到水源、電力、衛生保健、教育等阿拉伯國家中最好的基礎設施，如今這些都已不復存在。

在政治宣傳專家和東方學家如柏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和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等人的誤導下，媒

體和政府普遍對阿拉伯整體社會、文化、歷史和心理狀況懷著敵意，也使得我們害怕一旦批評以色列對無辜巴勒斯坦平民不曾間斷的戰犯罪行，就是「反猶太人」，或是如果批評美國政府的非法戰爭和殘酷的軍事佔領，就是「反美」。這些狀況也使得我們被迫灌輸「阿拉伯人是一群未開化、無能且注定要失敗的民族」的觀念，讓我們誤以為阿拉伯在民主制度和社會發展上均沒有明顯建樹，所以世上唯獨她是落後、遲緩、缺乏現代化且極端守舊。因此，這是我們必須抱持尊嚴，積極從事批判性的歷史思考、發掘事實、並釐清宣傳辭令與真相的時刻了。

沒有人會否認，現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仍由許多沒有民意支持的政權所把持。許多窮困弱勢的阿拉伯青年在宗教上，也只有機會接觸殘酷的基本教義派。然而，在這同時，阿拉伯社會並不是如紐約時報所經常撒謊的，說她完全受控制、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公民機構、沒有屬於人民的社會運動。儘管有些出版品受到管制，今天你仍可以在安曼市中心買到共產黨發行的報紙或伊斯蘭教的報紙；埃及和黎巴嫩也遠超乎我們的評價，有著各式各樣的書報雜誌，滿載著正反意見的各種討論；衛星頻道也充斥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節目；社會服務、人權、企業團體、學術研究等相關公民機構，在阿拉伯世界同樣十分活躍。雖然在朝往民主的路上，我們還有許多重要的事必須完成，但我們正朝這個方向前進。

單單在巴勒斯坦就有超過一千個非政府組織，而正是這樣的生命力和活動力，維持了社會的運作和前進—儘管美國和以色列不曾間斷地譏諷、破壞這些成就。即使在最艱困的環境下，巴勒斯坦社會也從未被擊敗或崩解。孩子們正常上下學，醫生和護士照顧病患，男男女女堅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組織機構照

常舉行會議，人們繼續過日子。這些事實，無疑是對夏隆和其他一心只想監禁或驅離巴勒斯坦人的極端份子打了一個耳光。軍事行動起不了作用，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以色列人要看清這些事實真的有那麼難嗎？我們必須在巴勒斯坦以及世界各角落，不是藉由自殺攻擊，而是藉著理性辯論、大規模的民事不服從運動、有組織的示威抗議，來幫助他們瞭解這一切。

我想要說的重點是，我們必須用比較性的眼光和批判性的角度來看待整個阿拉伯世界，特別是巴勒斯坦問題。而不是像那些膚淺和帶著鄙夷的作品，如路易斯的「哪裡出了錯」（What Went Wrong）（譯註：中譯本由商周出版）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無知的聲明那樣，建議將民主帶到阿拉伯和回教世界。

不管阿拉伯是個怎樣的世界，這個充滿著真實人民的真實社會，活潑地交流著各種正反意見，絕對無法被化約醜化為單一的、充滿暴力的基本教義派。巴勒斯坦人在爭取正義所做的奮鬥上，展現了團結的力量，而不僅僅是無止盡的苛責、惱怒、沮喪和失望，或甚至是有害的分歧。記住，我們不只是在這裡，也在拉丁美洲、非洲、歐洲、亞洲和澳洲展現了團結的力量。儘管我們面臨諸多困難及可怕的障礙，但許多人決志堅持下去。為什麼？因為這是一個公義的目標，是個高貴的理念，也是對平等和人權的道德追尋。

我也想談談「尊嚴」這個主題。「尊嚴」，不管是在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或是人文學者眼中，或是在每個文化中，都有著特殊地位。我首先要說的是，以為阿拉伯人沒有個別性，以為他們不重視個體生命，以為他們沒有任何價值能夠傳達「愛」、「親密情感」、「理解」等等這些據說只有歷經

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歐美文化才獨有的資產，那是根本錯誤的東方主義，也是一種種族歧視。鄙俗淺薄的湯瑪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和其他許多人炒作了一大堆這類廢話，然後一些同樣無知與自欺欺人的阿拉伯知識份子也跟著大加闡揚。我也就不必在這裡指名道姓說究竟是哪些人了，他們說從911事件就可以看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比其他文化更病態、更失調，或甚至說恐怖主義是一種象徵，象徵回教世界比諸其它世界更嚴重的一種扭曲。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這樣的一個事實，單單歐洲與美國就製造了二十世紀最多的暴力傷亡，而伊斯蘭世界所製造的，與之相較，根本微不足道。今日我們所熟悉的這些似是而非的所謂「正確文明」與「錯誤文明」的假科學假知識，主要是受到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這位偉大假先知的荒唐影響。他讓許多人相信，世界是由相互交戰不息的不同文明所組成。事實上，杭亭頓沒有一點是對的。沒有任何文明或文化是獨立存在的；沒有任何文明獨獨有著別人所沒有的個別性與啟蒙思想；沒有任何文明可以存在但卻不具有基本的人類特質如社區、愛、對生命或是對他人的尊重。

但是，杭亭頓似乎不這麼認為。這好比說非洲人天生智能低劣，或是說亞洲人生來就是奴役性格，或是說歐洲人是較優秀的種族一樣，都是最純粹最可惡的種族歧視。這等於是將鼓吹「亞利安種族優秀論」的希特勒式科學，如法炮製在今日阿拉伯人與回教徒身上。我們必須堅持不要跟這類荒謬的胡說八道多費唇舌。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嚴肅地提出更可信的說法，那就是，跟所有人類一樣，阿拉伯和回教生活都具有透過她們獨特的文

化形式所表達出來的內在價值與尊嚴，這個表達方式，不需要模仿任何既定的文化模式，也不需要遵循任何一種宣稱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模式。

人類的多元性，說到最後，就是不同風格之個體與經驗間的深度共存。但是，那些感傷阿拉伯世界缺乏發展與知識的學者專家卻吃人豆腐地說文明只有單一種優越形式。我們只需要看看由摩洛哥到波斯灣之間由阿拉伯人所創造或激發出來的繁複多樣的文學、電影、戲劇、繪畫、音樂和大眾文化就夠了。我們應該拿這些東西做為阿拉伯人發展的一項指標，而不是只看了某個時刻工業生產的統計圖表，就要斷言阿拉伯世界是否有達到某種程度的發展。

但我得強調另一個重點，我們的文化與社會和統治階層間，有著非常大的差距。在歷史上，很少有像今天的許多阿拉伯國家那樣，偌大權力如此集中在一小群君王將相或是總統手中。而且，幾乎毫無例外也是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他們都無法代表人民的最佳利益。這不單單只是所謂民主的問題，更是因為他們似乎徹底地低估了他們自己與人民。他們用盡各種方式拒人民於千里之外的結果，使得自己不敢改變也不准改變；不但害怕把社會開放給人民，更害怕得罪他們的老大哥—美國。這些統治者不把公民視為國家潛在的資產，卻把他們視為覬覦統治者權力的陰謀者。



(五歲的若雪)

##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死

陳真 2004.06.21

剛電視上有個一小時特別報導：「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死」，講的就是若雪（Rachel Corrie）。從小到大，記錄她短短的一生。

片頭片尾由1989年兩段黑白片銜接成，片中是個小女生對著鏡頭講話，言詞懇切，平靜而熱情。很難形容那個感覺。

那就是若雪。那一年，她十歲，代表五年某班的一場記者會演說，談論世界饑荒的問題。

她是這麼說的：

**我來此，是為了其他小孩；我來此，是因為我在乎。我來此，是因為世界各地有許多小孩飽受痛苦；我來此，是因為每天有四萬個小孩死於饑餓。我來此，是因為這些受苦的人大多是小孩。**

**我們應該明白，窮人就在我們四周，但我們卻忽略他們的存在。我們應該明白，這些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應該明白，第三世界的人就跟我們一樣，一樣思考，一樣照料他人，一樣哭泣微笑。我們應該明白，他們就是我們，而我們就是他們。**

**我的夢想就是希望人們能夠在西元兩千年底，制止饑荒問題；我的夢想就是希望給窮人一個機會；我的夢想就是挽救每天死去的那四萬人。**



我相信，如果我們願意瞻望未來，追尋那道閃耀的光芒，夢想就可以實現，而且也將實現。但是，如果我們置之不理，那光就會消失。如果我們都願意提供協助，並且一起工作，這光芒就會因為盡情燃燒而更加燦爛，帶來明天的希望。

若雪一生很短，看她在巴勒斯坦當志工時面對鏡頭侃侃而談的模樣，平靜中隱含熱情，跟童年時的她，幾乎沒有兩樣。

理想主義者不免一死，但她所懷抱的夢卻將永遠存在。

若雪講稿原文：

I'm here for other children.

I'm here because I care.

I'm here because children everywhere are suffering and because forty thousand people die each day from hunger.

I'm here because those people are mostly children.

We hav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oor are all around us and we are ignoring them.

We hav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these deaths are preventable.

We hav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people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ink and care and smile and cry just like us.

We hav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dream our dreams and we dream theirs.

We hav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us. We are them.

My dream is to stop hunger by the year 2000.

My dream is to give the poor a chance.

My dream is to save the 40,000 people who die each day.

My dream can and will come true if we all look into the future and see the light that shines there.

If we ignore hunger, that light will go out.

If we all help and work together, it will grow and burn free with the potential of tomorrow.

(若雪童年演講影像，可見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UK8Z3i3aTq4&feature=related>)

請傳閱此冊，謝謝。

註：《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簡稱巴勒網，顧名思義就是在紀念若雪。我們支持基於公義的各項非武力行動（non-violent direct action），但卻稱不上是個運動團體。我們來自各行各業，百忙之中，盼能為利他事務略盡棉薄。若你打算贊助巴勒網，方式如下：

#### 1. 郵政劃撥

帳號：50141017 戶名：陳良哲

#### 2. ATM 轉帳

玉山銀行(銀行代號 808) 帳號：1241-968-047966

戶名：陳良哲



